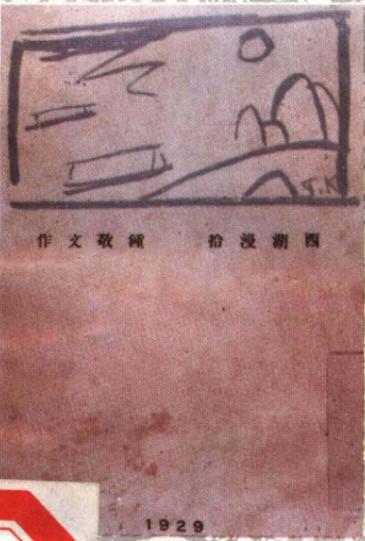


钟敬文

西湖漫拾

·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

44618
ZJW

•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•

52B-7

西湖漫拾

钟敬文

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L 中… I. ①鲁…②王… 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N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|
| 作者 | 鲁迅等著 王彬编 |
| 出版社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出版地 |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|
| 经销 | 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|
| 责任编辑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责任印制 | 奚跃华 |
| 新版策划 | 胡元义 |
| 印刷 | 杨成春 韩龙梅 |
| 开本 |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|
| 字数 | 787×1092 1/32 |
| 印张 | 8000 千字 |
| 插页 | 357.625 |
| 版次 | 30 页 |
| 印数 |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册数 | 1—4000 套 |
| 书号 | 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 |
| 定价 | 430.00 元(全 86 册)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战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合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像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在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人格的，从而也就最容易相互沟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

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文与青铜器时期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^[1]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属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其目的是说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

[1]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不能够相互替代的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“文物”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^[1] 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选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2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偎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

[1]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库的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孔老夫子说：“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“美女入室”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 彬

1992.12.20

萍：这一个不值钱的小集子，算
我新年敬献你的礼物吧。

出版说明

钟敬文（1903—），广东省海丰县人。笔名静闻、静君等。钟敬文是我国研究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著名学者，也是著名的散文家。他早期的散文主要辑录在《荔枝小品》、《西湖漫拾》、《湖上散记》中。

钟敬文的散文清朗绝伦，笔调委婉，郁达夫评论“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”。他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是缘事缘物的小品文字，一是精巧别致的游记。无论哪一类文字，钟敬文写起来都是刻画精致，且将自己独特而微妙的艺术感受融和进去，从而漫流着一种品尝、体味、吟咏的风致。他在《试谈小品文》中说“我以为做小品文，有两个主要因素，便是情绪与智慧。……它需要湛醇的情绪，它需要超越的智慧，没有这些，它终将成了木制的美人，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”。钟敬文散文的魅力也就在这里罢。

自序

我来这里将半年了，日常应该做的职务，是上课和批阅同学们的艺作；但除了为人家尽力以外，尚有一些剩余的时晷，如果我不高兴去找朋友谈天，或到湖上耍子，那么，就轮到提起笔来，在稿纸上写些什么的工作了。这样的时间本不多，而我近来情思的枯竭和笔尖的迟钝，尤其是使自己都不绝地惊怪。这么一来，写下的，就只有一二十篇不成器的短文。除了几篇漫谈文艺的，预备收在另外的一个集子里去，其余大部份都算保存在这儿了。

我虽不是正式地住在西湖上的野庵水阁，但居留在这密迩于她的杭城，总算得上做个好友或近邻了。并且我的文章里，有几篇是专为她而作的，其它似乎也颇与她多少有点关系。因此，我就大意地借光她给我的小书做个幌子，——加冕在书名上。她如果不埋怨我亵渎的话，我要说在这里面，还包含着如许爱悦与留念的情愫呢。

两三个月前，我曾写了一篇试谈小品文的随笔，在那里除了引用胡梦华君一段文字，来代替说明“什么是小品文”这个问题外，自己也拉杂说了点补充的意见，并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小品作妄谈了一下，——要知道该文内容详细的朋友，可检看第三四九期的文学周报。前月无意中翻检厨川白村氏的出了象牙之塔，见中间有论 essay 一章，语意十分扼要

而俏妙。当时很怨恨自己脑里太健忘，两三年前看过的书，不是再重新翻到时，竟一点残存的印象都没有。否则呢，在那篇小文里借它出马一下，不是多少要使自己文章的轻薄性减一二分了么？现在在这里抄出它文中比较重要而有趣的一、二段。一方面自然算是补过，一方面似乎合我这个小丑的文集也还有点关系吧。

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则披浴衣，啜苦茗，随随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闲话，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，就是 essay。兴之所至，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德吧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吧。既有 humor (滑稽)，也有 pathos (感情)。所谈的题目，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，还有市井的琐事，书籍的批评，相识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，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，而托于即兴之笔者，是这一类文章。

他接着又写道：

在 essa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，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人格底色彩，浓厚地表现出来。从那本质上说，是既非记述，也非说明，又不是议论，以报道为主眼的新闻记事，是应该非人格底 (inpersonal) 地，力避记者这人的个人底主观底的调子 (note) 的，essay 却正相反，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，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 (personal note)。有一个学者，所以评这文体说，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诗，行于散文的东西。倘没

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，就无聊。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，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。既不像在戏曲和小说那样，要操心于结构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写之类，也无须像做诗歌似的，劳精敝神于艺术的技巧。为表不伪不饰的真的自己计，选用这种既是废话也是闲话的 essay 体的小说家和诗人和批评家，历来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。……

像这样甜美动人的文章，再抄下去，于我至少是比较在写自己的文字来得有趣味些；然而怕读者在这里所要求的是我这主人自家丑陋的告白，别人的虽怎样高妙，是不大愿意多听的。何况他的大著在中国是戛然健在呢？上面两段文里所说的，有些在梦华君大作中，也有相似的话语；但不知怎么，从他老先生的笔下溜出来时，似乎总比较更有吸人的魅力。

去年春间，当雨丝正繁，红棉将落的一天，我在岭表与杨振声先生谈论数年来文坛创作方面的成就。他说散文比较有好功绩，诗歌最为失败。此语和后来曾孟朴先生答胡适之先生信中所说不谋而合。近来许多时贤，都颇有同样的语调。大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新文学运动以来，散文——小品文——方面，有着相当的成功，这话总不至于大惹起人们过分的反对吧。

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，散文，“这三四年的发展，确是绚烂极了：有种种的样式，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、批评着人生的各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：有中国名士风，有外国绅士风，有隐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写或讽刺，或委曲，或缜密，或劲健，或绮丽，或洗炼，或流动，或含蓄，

在表现上是如此。”无论在思想上，在表现上，我们的作家，如果在他倾向着的那一面，能做到相当的圆熟，在我都是由心地钦佩的。但论到我个人特别的癖好，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躁，表现上比较平远，清隽的一派。这没有什么多大的道理可说，大约只是个人性格环境的关系罢了。

我自己三数年来写的一些文字，也正如我所癖好的一样，在情思和风格上，大抵多是比较冲淡、静默的，——自然不敢说怎样深远而有余味。朋友们谓它没有强烈的刺激性，这就是个绝好的证明。但这点，我并不很想把它改换，——如果没有更重大的动机时。我所深恨的，是在这个范围内，我不能做到一两分的满意。浮浅，枯涩，荒芜，这些几乎成了我文章里必具的德性。虽然中间偶尔一星可爱的地方，也许不是绝对没有；可是从大体说来，总不能不算是个失败！所以致此之故，自然是很复杂，但学殖的荒落，才器的鲁钝，嗜好的丛杂，这可说是比较要紧的几端了。

如果不是小峰兄殷殷地来信说喜爱我这种小文，并愿我快些写集成给北新出版，即使我还有勇气的自动的编出这个小集子来，怕也没有人就肯把它印行吧？对于他，我此时能用什么语言表示着幽深的谢意呢！

一九二九、二、一，大雪之后，
敬文自叙于杭州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自叙 | (1) |
| 西湖的雪景 | (1) |
| 莼菜 | (9) |
| 钱塘江的夜潮 | (14) |
| 海滨 | (19) |
| 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 | (22) |
| 重阳节游灵隐 | (28) |
| 残荷 | (32) |
| 怀林和靖 | (35) |
| 想起五坡岭的母校 | (41) |
| 寄北平岂明老人 | (45) |
| 记一个台湾人 | (50) |
| 悼西薇君 | (54) |
| 幽怨 | (61) |
| 清水伙友 | (69) |
| 谈乡下姑娘及其它 | (72) |

西湖的雪景

——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

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，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；而各地游客，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，——秋季游人已暂少，入冬后，则更形疏落了。这当中自然有其所以然的道理。春夏之间，气温和暖，湖上风物，应时佳胜，或“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或“浴晴鷗鹭争飞，拂袂荷风荐爽”，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。于此时节，往来湖上，陶醉于柔婉芳馨的情趣中，谁说不应该呢？但是春花固可爱，秋月不是也要使人喜欢么？四时的烟景不同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；不过，这未易泛求于一般人吧了。高深父先生曾告诉过我们：“若能高朗其怀，旷达其意，……，揽景会心，便得真趣。”这是前人深于体验的话。

自宋朝以来，平章西湖风景的，有所谓“西湖十景”、“钱塘十景”之说，虽里面也曾列入“断桥残雪”、“孤山弄雪”两个名目，但实际上，真的会去赏玩这种清寒的景致的，怕没有很多人吧。四时幽赏录的著者，在“冬时幽赏”门中，言及雪景的，几占十分的七八，其名目有“雪霁策蹇寻梅”、“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”、“西溪道中玩雪”、“扫雪烹茶玩画”、“山窗听雪敲竹”、“雪后镇海楼观晚炊”等。其中大半所述景色，读了不禁移人神思，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。

吳昌碩



西泠雪中橋面

西湖的雪景，我共玩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。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。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，下车，徒步走出钱塘门，经白堤，旋转入孤山路，沿孤山西行，到西泠桥，折由大道回来。此次雪本不大，加以出去时间太迟，山野上盖着的，大都已消去，所以没有什么动人之处。现在我要细述的，是第二次的重游。

那天是一月廿四日。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，清晨初醒来时，我便推知昨宵是下了雪。果然，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，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，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，也黏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。详细的看去，觉得比日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，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，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。这天却一色地白着，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。并且都厚厚的，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。日前的雪，虽然铺满了屋顶，但于木樨花树，却好像全无关系似的，这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，它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。

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。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，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，预备上办公厅去。这天，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，把他叫醒之后，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道：“老钟，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雪？”我回答他说：“不但有呢，并且很大。”他起初怀疑着，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，让他望见了屋顶才肯相信。“老钟，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？”他很高兴的说。我“哼”的应了一声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。

我们在校门上车时，大约已九点钟左右了。时小雨霏霏，冷风拂人如泼水。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，路旁高起之地，和